雙槐歲抄卷第八

名公詩讖

瓊州定安縣南有五指山即黎母山瓊崖之望也少保丘文莊公濬少時詠之爲人所傳誦詩曰五峯如指翠相連撑起炎州半壁天夜盥銀河摘星斗朝探碧落弄雲烟雨餘玉筍空中見月出明珠掌上懸豈是巨靈伸一臂遥從海外數中原識者知其異日必貴後竟如言文聞夏忠靖公原吉少年極穎敏或指屋上獸頭使賦之公即口占曰非龍非虎亦非羆頭角皆因造化爲不向草茅誇氣

象却於廊廟著威儀卧鼎飽歷冰霜苦默默長承
雨露滋寄語飛飛諸燕雀好來相近莫相疑論者
以爲居顯位而不免貶小人此其驗也詩言志者
也二公之志見於詩矣則其應驗固理之自然者
世謂詩有讖不可苟作豈此類之謂乎偶與客談
及此有舉高季迪啓所題筆峯詩者雲來濃似墨
鴈去還成字千載只書空山靈怨何事季迪辭侍
郎不拜家居忽罹黨禍腰斬亦其讖也

仝寅王泰卜筮

仝寅字景明山西安邑人少瞽而性聰警乃學京
房易占斷多奇中正統間父清遊雲中挾寅與俱
三邊吏士有問身休戚及軍利鈍成敗必就寅決
之由是名聞四方已巳秋虜酋也先大入邊
英廟北狩陰遣使命鎮守太監裴當問寅寅筮得乾
之初九附奏曰大吉可以賀矣龍君象也四初之
應也龍潛躍必以秋應以壬午浹歲而更龍變化
之物也庚者更也庚午中秋車駕其還乎還則必
幽勿用故也或躍應焉或之者疑之也後七八年
必復辟午火德之王也丁者壬之合也其歲丁丑
月壬寅日壬午乎自今歲數更九躍則必飛九者

乾之用也南面子衝午也其君位乎故曰大吉

英廟心識之時忠國公石亨以叅將守雲中賢寅引

爲上客動必咨之暨

景帝即位虜益熾召亨還總京營亨以清有幹畧薦

以自輔寅因侍行至京時也先復入寇京師戒嚴

召寅問休咎寅筮之曰無能爲也且彼氣已驕戰

之必克虜果敗去庚午也先欲奉

英廟北還時率以爲詐獨武寧伯朱謙上書懇請

朝廷持不敢發寅力言于亨曰虜人順天舉義我中

國反失迎奉之禮獨不爲夷狄笑乎亨遂與少保

于謙協議遣使虜果奉　乘輿來歸實庚午八月

也

英廟以太上皇居南宮錦衣指揮盧忠上變外議洶

洶忠一日屏人請筮寅以大義叱之曰是兆大凶

死不足贖忠惧而佯狂爲風狀　兩宮乃安忠後

伏誅如寅言

景帝弗豫中外以儲嗣未定爲憂寅言于亨曰公國

柱石當委身致命以安宗社今危疑之際不早定

大計禍且不測亨意遂決

英廟復辟將官寅寅固辭乃命工范金鑄陰陽神靈

四字爲筮錢十八文又製象牙盒貯之以賜又賜
魚牙金酒盃一白金彩幣若干會清以指揮僉事
出涖徐州
上曰全寅得無偕往乎其授錦衣衛百戶在京居住
寅後固辭不允見亨寵位已極每筮以持滿之道
反覆戒之弗納卒及于禍寅年近九十卒又有王
泰者小名驢兒濟寧衛人雙目瞽其一稍通明賦
性靈異嘗遇一老嫗授以陰陽一篇居數日嫗乃
去或曰嫗老狐精也泰賣卜由是屢發屢中人以
爲神都御史馬昂嘗微服訪泰泰愕然謂曰是何
大貴人也刻期某月日必陞兵部尚書果然漕運
僉都御史王竑入覲就問泰曰此去必陞三年必
有大禍然亦有大名至京果陞左副都御史是歲
甲戌也丁丑爲石亨所害除名爲民復問之泰又
曰公至某日當有
詔命仍舊官巡撫西北及期果如所言指揮盧彬金
帶自東復開者三泰曰今夕有鋒刃之禍是夕彬
入舍人王鑾家爲鑾所殺其神妙如此二人者可
以備藝術傳矣
唐試進士排律

唐試進士五言排律例綴用六韻天寶十年錢起及第賦湘靈鼓瑟是也詩曰箜鼓雲和瑟常聞帝子靈馮夷空自舞楚客不堪聽逸韻諧金石清音入杳冥蒼梧來怨慕白芷動芳馨流水傳湘浦悲風過洞庭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可謂絕妙矣世猶以兩不字少之當有編錄試詩自爲一編以傳者然而無聞焉莫宣卿者開建人唐大中間進士第一今縣之金縷村有宣卿讀書堂及片玉亭水環之流韻清響又者呼爲龍吟水然其言行爵位無傳焉嘗得其詩於唐詩品彙題曰自官乘月早朝聽殘漏疑省試所作也詩曰建禮儼朝冠重門耿夜闌碧空瞻魄度清禁漏聲殘候曉車輿合凌霜劍佩寒星河猶皎皎銀箭尚珊珊杳靄祥光起霏微瑞氣攢忻逢聖明代長願接鵷鸞吾廣狀元及第實自宣卿始

宋賜進士詩

宋制進士先進詩謝恩上有賜詩復和之以進度宗咸淳辛未吾鄉狀元張鎮孫謝恩詩云當宁宵衣務得賢草茅何足副詳延天人要語垂清問仁敬陳言上奏篇愧乏謀猷裨乙覽忽驚姓字首臚

傳乾坤大德知難報誓秉孤忠鐵石堅御賜狀元
以下詩云臨軒再策匪虛文要語諮謀敢弗遵昭
格天心惟至敬封培邦本在深仁詳延喜見洋洋
對來譽知爲蹇蹇臣始進便當思遠到會須華國
有儒珍鎮孫和上云聖主游心六藝文先皇成憲
日常遵天人親屆九重問嶺海同歸一視仁已忝
臚傳魁衆俊復叨燕衎遂微臣終身祗佩丁寧訓
遠到功名顧自珍當時所以貴士者至矣今刻石
廣郡學中

夜見前身

大宗伯周文安公洪謨中鄉貢日舟泊邗江夜見
一異人謂曰吾即子之前身也前程萬里終身清
要公曰子何人對曰吾友鶴山人也丁其姓家維
揚及公官南京翰林以詩訊維揚太守三原王侯
恕曰生死輪迴事杳冥前身幻出鶴仙靈當年一
覺揚州夢華表歸來文姓丁侯得詩甚訝集郡之
耆老詢之羅文節曰友鶴山人吾友丁宗啓之父
以詩名家元末隱處至建文元年沒于成都以儒
雅重于藩王有德人也侯即以此復公世以爲異
如年祜房琯之事云然予竊疑之公嗜學人也精

神恍忽人或附會之耳前此大宗伯毘陵胡忠安公濙生而髮白善啼有僧至門謂曰此吾師天池高僧後身也示寂時言當生公家以一笑爲驗果如言易啼爲笑近時進士太原王德華瓊幼年能讀番經恍然悟前身爲西僧予竊以爲此皆豪俊之士自詫神靈以欺人耳安足信哉

河套墩臺

黃河套周廻六七千里土肥饒可耕桑三面阻河切近陝西榆林堡東至山西偏頭關西至寧夏鎮東西二千餘里南至邊城北至黃河遠者八九百里近者二三百里惟黃甫川稍近逾河則唐三受降城又東則舊東勝址也　國初虜遁黃河之外正統初始渡河來犯近邊鎮守都督王楨始築榆林堡城仍設法禦之往址二三十里之外沙漠平地則築瞭望墩臺虜竊境即舉烟示警往南二三十里之外則埋軍民種田界石多於硬土山溝立馬界石外開創榆林一帶營堡累增至二十四所歲調延安綏德慶陽三衛官軍分戍而河南陝西客兵助之列營積糧以遏寇路景泰初虜犯延慶不敢深入天順中阿羅出擄我邊人以爲鄉道遂

知河套所在入居其中以伺機變不時出沒然猶不敢徑犯人家自是虜顧居內散漫潛住而我列屯反在其外矣成化初邊人被掠日多於是毛里孩糾衆深入攻圍墩臺而孛羅忽繼之秋冬則舉衆爲寇春夏則潛退河套遠近軍民大被搶掠阿羅出復勾引滿都魯亂加思蘭聚衆益爲邊患

朝廷添調京營及大同宣府寧夏甘凉陝西護衛軍馬數萬頒給銀兩起倩陝西山西河南軍民或趲運或借撥或糴買或預徵或開中或採打多方整理糧料草束軍民困苦不可勝言復恐財力費耗致生他變止留大同宣府山西寧夏客兵及兩班軍馬各一萬二千五百員名相機戰守議者嘗請於榆林堡立衛猶未成也都御史余公子俊始請以先年陝西清出遠年不明軍籍及有罪責戍南土者之子孫免其遠戍就近編伍以實之凡墩臺每座基各闊三丈高三丈對角懸樓二座長闊各六尺空內桃壕塹闊一丈五尺深一丈依界石一帶隨其山勢彎曲剷削如城高二丈五尺川口去處兩傍俱築大墩撥軍防守虜既出套乃東起清水營之紫城砦西至寧夏之花馬池延蔓幾三千

里每二三里間爲對角敵臺崖砦連比不絕於其空處築邊墻者二橫一斜一如新月狀以偵敵避射凡爲堡十二崖砦八百十九小墩七十八大墩十五凡兩月而功成然寧夏東路自花馬池往西爲黃河東岸平山墩西路則爲黃河西岸黑山營相距一百九十餘里乃河套要害停歇功築蓋有待也且又拓其城比舊加廣凡軍中器用率范銅鐵爲之又奏立衛學以教軍中子弟榆林俗不藝圃乃求種教植自是蔬果與內地等又於界石外開地以爲屯田給軍民耕種得糧十數萬石以助

經費自是榆林爲重鎮與寧夏甘肅鼎立爲三矣入套之路多由黃甫川南焦家坪以兩岸夾山水先合後泮此外則娘娘灘及羊圈子渡口冬月氷堅隨其所擇而官軍駐劄多在神木堡或高家堡莫能測也成化十五年滿都魯乞加思蘭死其子僭稱小王子弟亦思馬因僭稱太師播遷宣大邊外使有勇知之將一鼓禽焉偏搜匿套者彼將喙息不暇於是招募勇士築城屯種套中虜患或可除矣

車戰器械

成化甲辰七月余公子俊爲總督尚書上言邊務曰自古命將出師誅暴禁亂見可而進知難而退進退之間非車不可成周之世如臨衝之伐崇墉檀車之戰牧野罪人斯得明效足徵迨至後世如武剛車之走匈奴偏廂車之平突厥亦皆效其遺意未嘗不成戰功仰惟我
朝制兵之法超越前古凡有征伐所向無前但承平已久正統十四年京師戒嚴成化十九年大同失利振揚威武正在此時追憶天順年間臣守西安曾辦車料送至寧夏成造兵車用無不利至今賴之臣今奉
命以來熟看大同地方山川平曠宣府地方一半相等門庭冦至車戰爲宜臣等議得爲軍之計大率以萬人爲一軍戰車五百餘輛用步軍十人駕拽行則繼以爲陣止則橫以爲營營車空闕去處以鹿角柞補塞凡戰士器械不勞馬馱乾糧不煩自齎別處伏兵亦以鹿角柞如車營自衛以俟若使虜賊合衆對壘彼用弓矢止有百步技能我用鎗砲動有三四百步威勢如相持過久彼將分散搶掠我則隨處起其伏兵或首遏其驕橫或尾擊其

惰歸前項車營取便策應運無足之城策不飼之馬此億萬年守邊簡易之法也乃具圖本其一下兵車營圖周圍用車五百輛每輛轅長一丈二尺拽車者每輛十人鹿角柞五百副肩柞者每副一人俱步軍共用五千五百人之上車外壕闊深各一丈營內可容馬隊官軍一萬五千人之上可禦虜賊萬餘其二撞兵車營圖周圍外層用兵車五百輛拽車者每輛十人裏層用鹿角柞五百副肩柞者每副一人俱步軍營內可容馬隊斥官軍一萬五千之上可禦虜賊萬餘其三撞鹿角柞營圖

周圍用鹿角柞五百副每副長五尺用鐵打椎頭鈎環聯絡每副肩柞馬軍一人共用五百名之上營內可容馬隊官軍四五千人之上可禦虜賊千餘人其四下樁繩營圖周圍用樁繩五十副每副樁十二根繩十條長五丈闊一丈樁繩外壕深闊各一丈營內可容馬隊官軍二三千之上可禦虜賊二三百餘其五撞樁繩營圖周圍用樁繩五十副每副樁十二根繩十條長五丈闊一丈步軍一十二人持之共用六百人內可容馬隊官軍二三千之上可禦虜賊二三百餘凡器械神鎗以竹爲

翎神砲以木爲矢以鐵爲鏃俱可致三四百步每
步隊十人駕拽戰車一輛輛用繩二條圓牌二旗
一砲四車箱内安其三虎尾上安其一火桶二各
藏火箭十枝砲上用狼頭送子馬子圓石子并一
窠蜂鐵彈碎石子包定火藥每馬隊則圓牌五神
鎗五砲二鹿角柞連繩鐵鍬及钁各二斧及剪錐
各一其鑼鍋皮渾脫火鐮火藥與步隊同此中國
之長技也予得其詳賦二詩以志喜曰靈夏城邊
沙芦春賀蘭山下少閑人神鎗火砲無天起河套
年年靖虜塵車騎連雲砲震雷邊墻如月接墩臺
娘娘灘上河氷合不見胡兒牧馬來於戲若余公
亦可謂壯猷者矣

西番遏狄

天順八年春二月甘肅總兵官宣城伯衛原正涇
巡撫僉都御史吳輿璧琛奉
詔率師往平西蕃二公將中軍與其偏裨分五路以
進甘凉蘭鞏山丹莊浪等衛所軍在行者三萬五
千人追討至駱駝山寫爾冲殺唐川俘斬其酋及
部屬萬餘得其雜畜十餘萬夫西蕃古之氐羌唐
之吐蕃也其地西至于四川西北至于雲南西南

至于陝西漢書所謂南濱析支至于河首者也尤
切近甘肅常爲北虜右臂更互伸縮以抗中夏元
得其地嘗郡縣之設官分職以吐蕃僧八思巴爲
大寶法王大元帝師領其人民我
朝洪武六年因其故俗以攝帝師喃加巴藏卜爲熾
盛佛寶國師分設烏思藏朶甘衛二都指揮使司
自指揮宣慰招討等司及萬戶府千戶所凡三十
三處以官其酋長後分封爲大寶大乘贊化闡化
闡教輔教等六王皆僧也既髡首黃衣而僭尊制
又假寂滅虛幻之術爲猖狂背叛之計至於入掠

莊浪敢拒王師至是始殄服貢獻如常矣東井陳
先生宣之政爲雲南憲副嘗見西蕃僧至滇遇旱
能入海擒龍歸鉢中以劒擬之輒雷電而雨足履
衢石深入數寸既去則鞋迹存焉呪六畜生者輒
死復呪之則死者再生此元人所以尊信加帝師
號至於皇天之下一人之上蓋懾其邪術故也書
曰三危既宅三苗丕敘以南蠻蔽西戎今肅州地
也又曰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敘今西蕃西
南至甘肅有崑崙山存焉析支即今西蕃有析支
水存焉渠搜即河套東南有渠搜縣故城存焉三

國皆以織皮爲貢即叙云者以次相聯使屏蔽北狄也三代因唐虞故迹薄伐西戎而玁狁襄矣議者謂西番今既貢獻而大邊城東自延綏黃甫川西至寧夏紅山堡豈無即叙之地乎或於偏頭關外娘娘廟或於寧夏鎮外賀蘭山使西寧衛官軍控須大寶法王等部落往還北虜出沒之路或徑住河套彼惑其妖幻必不敢肆亦制狄之大機也南蠻有叛者討平之後亦必分北以雜西戎如韃靼來降遷于南土之法諺曰以夷治夷用賊殺賊我

文皇帝崇禮西番尚師徧爲建寺蓋有意於此惜乎當時無以唐虞故迹告之也

四代通禮

永新劉文安公定之與李學士克述紹同陞庶子劉學士宣化儼戲謂文安曰先生眞庶子也蓋公本庶出遂默然無以應初其父石潭先生髦將納其母側室或謂不宜同姓不從及公請封乃改爲留氏鄉人嘗許之今觀丙辰進士登科録所書生母寔劉氏也其後將立祠堂故爲畫制以諱乃翁之失見諸呆齋存稿中有家書云奉先之禮古來

儒者未必皆同今亦豈能盡依朱子欲作祠堂之時整齊同作一大龕龕中懸一軸軸上書云本宗劉氏門中三代考妣五服親疎神兎席公號名儒而其父亦敦古道者其失欲蓋而彌章如此禮貴謹始可不鑒哉今按唐制大夫三廟曾祖西第一室祖禰以次而東攷諸韓文可見矣予初疑廟主之升祧取日出沒之義然朱子大全則謂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爲上是或一道也士夫祭四代實自朱子家禮始　國初用行唐知縣胡秉中言許庶人祭三代曾祖居中祖左禰右士大夫祭四代當從時制高曾居中祖左禰右可也公不從朱子而國朝禮制亦不之考謂之何哉

始終清操

錢塘王文進　琦鄉貢試禮部乙榜授泗州學正擢監察御史以學行老成稱陞山東按察僉事提督學校士風爲丕變改四川不樂行乞致仕年纔五十歸以清介自將在公門無私謁平生不治生產居閑陶如也值歲大侵無以朝夕冬且莫大雪日僵卧不能出門戶有饋者非有故舊拒不受即故舊至亦却之有詣者曰當路甚重公舉一言何所

不濟乃自苦如此琦曰吾求無愧於心耳心無所愧雖飢且寒無不樂也何唁之有竟以飢寒卒杭守胡濬聞而弔之告于藩臬祠諸杭學鄉賢云

棠花表節

封丘庠生彭儀妻吳氏喪夫時年甚少亟欲以死殉顧姑老子幼乃止不三載姑亡子歿其母受巨室厚聘欲改嫁之吳怒曰吾聞之夫失節事極大異日何面目見夫邪即更衣沐浴潛至夫墓側大哭兩手扒土深尺欲入墓不得哭益痛至夜分淚竭血繼衣漬盡赤自縊棠樹下死遠近聞之往視其面如生見者莫不洒泣鄉人共率錢買棺與夫同穴是歲仲冬所縊棠樹生花殊盛雖惟風雪不隕蓋貞烈所感也成化初事聞旌表予嘗賦一絕云夫君一逝恨無涯直入泉臺作一家歲歲雪霜彫不得至今英爽在棠花自媿非詞未能揄揚其烈也

貞燕烈鶩

元元貞二年雙燕巢于燕人柳湯佐之宅一夕家人舉燈照蠍其雄驚墜猶食之雌彷徨悲鳴不已朝夕守巢哺諸雛成翼而去明年雌獨來復巢其

處人視巢生二卵疑其更偶徐伺之則抱獨之殼
爾自是春去秋來凡六稔觀者譁然目爲貞燕成
化六年十月淮安鹽城大蹤湖漁人見鴛鴦交飛
獲其雄烹之雌戀戀飛鳴竟投沸湯中而死漁人
悲其意爲弃羮不食余稱之曰烈鴛禽鳥微物乃
能如此彼梁冀尚在而孫壽私姦於秦宮夫君已
亡而息嬀偷生於楚國何以爲人哉因賦二詩以
愧不如鳥者貞燕謠曰貞燕貞燕影皇皇尾涎涎
去年雄共棲今年雄不見深沉簾幙花隨風空梁
獨宿思故雄何人並卧氍毹月羅袂鸞篋花影中
烈鴛謠曰烈鴛可悲雄已死雌依依寧同鑊中烹
不向湖上飛生來相隨不相舍如今奮翅同所歸
何事楚宮嬌不語露桃脉脉東風裏

木工食一品俸

蒯祥者蘇州人永樂中父福能主大營繕爲木工
廟社皆所從事正統中重作三殿及文武諸司效
首以老告退祥代之丁酉扈從至北京凡　宮殿
勞尤多天順末奉璽書作裕陵成化間委任尤專
自工部營繕所丞進所副遂陟工部營繕司主事
員外郎歷擢太僕少卿遂爲工部右侍郎轉左侍

郎其祿累加至從一品成化辛丑三月卒年八十四嘗贈及祖父母父母其子爲錦衣千戶又蔭爲國子生其祿壽蓋爲木工者所罕見也

三十六宮

邵子詩曰耳目聰明男子身洪鈞賦予不爲貧須探月窟方知物未躡天根豈識人乾遇巽時爲月窟地逢雷處見天根天根月窟閒來往三十六宮都是春釋者謂漢天文志曰氐爲天根楊雄賦曰西極月窟是天根在卯月窟在酉也然先天六十四卦圖以乾遇巽爲姤姤當夏至地逢雷爲復當

冬至是月窟自午而後著於酉天根自子而後著於卯所謂理極微者是也植物體冷而氣在外根在下而親地自一陰始故探月窟而知物動物體熱而氣在內首在上而親天故躡天根而識人乾三畫對坤六畫爲九兌四畫對艮五畫爲九離巽俱四畫對坎震俱五畫各爲九四九三十六又乾一對坤八兌二對艮七離三對坎六震四對巽五亦三十六皇極之學以不用爲用天有四時而冬不用子中其所處也處子中則陽自卯而開物以往陰自酉而閉物以來是閒來往也由是八卦陰

陽消長無窮故謂都是春也然復姤本六十四卦以八卦言殊訝其不類今考朱子語類謂易反對者屯蒙之類凡二十八卦并不反對者乾坤坎離頤大小過中孚八卦爲三十六宮蓋一陰一陽往來而成先天一元之氣也邵子之學可謂奇而隱矣當時猶不能知況後世邪

緣木求魚

鯢魚出峽中如鮎四足長尾能上樹天旱輒含水上山茹草葉覆身張口俟鳥來飲水因吸食之聲如小兒將食先縛之樹鞭之出汁如白汗乃無毒鮒魚出四川雅州滎經水及西山溪谷似鯢有足亦能緣木聲如兒啼蜀人食之孟子謂緣木求魚理所必無也然而物之不可窮者如此天壤間亦何所不有邪

尹氏八士

逸周書曰王乃出圖商至于鮮原召邵公奭畢公高王曰嗚呼敬之哉無競惟人小人難保后降惠于民民罔不格緜緜不絕蔓蔓若何豪末不掇將成斧柯王乃勵翼于尹氏八士惟固允讓德降爲則振于四方加用禱巫神人允順又曰王赫奮烈

八方咸發約期于牧案用師旅商不足滅分禱上
下尹氏八士大師三公咸作有績神無不饗王克
配天合于四海惟乃永寧由是言之尹氏序于八
士之上蓋周以典神天爲重尹氏其祝者也及克
殷王入即位于社太卒之左群臣畢從尹逸筴曰
殷末孫受德迷先成湯之明侮滅神祇不祀昏暴
商邑百姓其彰顯聞于昊天上帝周公再拜稽首
乃出立王子武庚命管叔相乃命召公釋箕子之
囚命畢公衛叔出百姓之囚乃命南宮仲忽振鹿
臺之財巨橋之粟乃命南宮百達史迭遷九鼎三
巫乃命閎夭封比干之墓乃命宗祀崇賓饗禱之
于軍乃班蓋其所重在典神天其罪紂亦以此詩
曰天保定爾又曰百神爾主此之謂也史佚即尹
逸也伯達仲忽與南宮括即八士之三也其後皆
爲周世臣

祭公芮伯

逸周書雜錄有周之事每段爲一解有似書者有
似禮記者然似書者如程典商誓冒門之誥闕文
尤多豈孔子刪餘殘剥至此邪惟祭公之顧命芮
誥二篇最爲完整今抄于此王若曰祖祭公予小

子虔虔在位昊天疾威予多時溥愆我聞祖不豫
有加予惟敬省不弔天降疾病予畏之威公其告
予懿德祭公拜手稽首曰天子謀父病惟不瘳朕
身尚在茲朕魂在于天昭于王所昔宅天命王曰
嗚呼公朕皇祖文王烈祖武王度下國作陳周惟
皇皇上帝度其心寘明德付俾四方用應受天命
敷文在下我亦惟有若文祖周公暨列祖召公茲
申予小子追學於文武之茂克龕紹業以將天命
用夷居大商之衆我亦惟有若祖祭公執和周國
保乂王家王曰公稱丕顯之德以予小子揚文武

大勲弘成康昭考之烈王曰公無困我哉俾百僚
乃心率輔弼予一人祭公拜手稽首曰允乃詔畢
桓于黎民般公曰天子謀父疾惟不瘳敢告天子
皇天改大商之命維文王受之維武王大尅之咸
茂厥功維天眷文王之重用威亦尚寛壯厥心康
受乂之式用休亦先王茂綏厥心敬恭承之惟武
王申大命戡厥敵公曰天子自三公上下辟于文
武之子孫大開方封于下土天之所錫武王時彊
土丕惟周之肇基自后稷之受命是求宅之惟我
后嗣旁建崇子丕惟周之始弁嗚呼天子監于夏

商之既敗丕則無遺後艱至于萬億年守序終之
丕乃有利于宗丕惟文武由之公曰嗚呼天子由
我丕則寅哉寅哉汝無以戾罪疾喪時三王天功
汝無以嬖御人疾莊后汝無以小謀敗大作汝無
以嬖御士疾大夫卿士汝無以家相亂王室而莫
卹其外尚皆以時中乂萬國嗚呼三公汝念哉汝
無泯泯棼棼厚顏忍醜時惟大不弔哉昔在先王
我亦惟丕以我辟險于難不失于正我亦克沒我
世嗚呼三公予惟不起朕疾汝其皇敬哉茲皆保
之曰康子之攸保勗教誨之世祀無絕不我周有

常刑王拜手稽首讜言　芮伯若曰予小臣良夫
稽道謀誥予惟民父母致厥道無遠不服無道左
右臣妾乃違民歸于德德則民戴否則民讐茲言
允効于前不遠商紂不道夏桀之虐肆我有家嗚
呼惟爾天子嗣文武業惟爾執政小子同先王之
臣昬行罔顧道王不若專利作威佐亂進禍民將
弗堪治亂信乎其行惟王暨爾執政小子攸聞古
人求多聞以監戒不聞是惟弗知后除民害不惟
民害害民乃非后惟其讐后作類后弗類民不知
后惟其怨民至億兆后一而已寡不敵衆后其危

哉嗚呼豢擾畜如之今爾執政小子惟以貪諛爲事不勤德以備難下民胥怨財單竭手足靡措弗堪載上不其亂而以予小臣良夫觀天下有土之君厥德不遠罔有代德時爲王之患其惟國人嗚呼惟爾執政朋友小子其惟洗爾心改爾行克憂往愆以保爾君爾乃嘖禍翫裁遂弗悛余未知王之所定矧乃與居惟禍發於人之攸忽憂重於人之攸輕心不存焉變之攸伏爾執政小子不圖善偷生苟安爵以賄成賢智箝口小人鼓舌逃害要利並得厥求惟曰哀哉我聞曰以言取人人飾其言以行取人人竭其行飾言無庸竭行有成惟爾小子飾言事王寔蕃有徒王貌受之終弗獲用而相誣蒙及爾顛覆爾自謂有餘予謂爾弗足敬思以德備乃禍難難至而悔悔將安及無曰予譌惟爾之禍按謀父祭公名也良夫芮伯名也禮記緇衣引葉公之顧命語與此同特誤以祭爲葉耳此可見西漢以前已行於世不待晉發汲冢而後出也明矣

襄邸朝禮

諸王自谷府變後鮮朝久矣天順初晉王請朝

詔止之先是土木之變襄憲王瞻墡兩疏慰安
聖烈慈壽皇太后乞命　皇太子居攝天位急發府
庫募敢勇之士務圖迎復仍乞訓諭　郕王盡心
輔政章上時景泰立已八日矣至是得諸宮中
睿皇覽之感歎　勑取入朝王遂戴星而駕故事當
祭禁門而入自遷都北京來朝禮絕適宗伯胡忠
安濙致仕去莫有知者侍郎鄒幹掌部檢太常典
故行之初景泰不豫群臣願復　睿皇惟內閣王
文與太監王誠欲立襄世子陳循輩知之已而景
泰疾亟太監興安諷群臣請復　茂陵于東宮僉

以爲宜王文獨曰雖請之知其欲誰立乎學士蕭
鎡曰既退矣不可再也故奏辭以請擇元良爲言
奏上不允人競傳王文于謙已遣人齎金牌勑符
往襄府矣副都御史徐有貞及武清侯石亨都督
張軏張輗鴻臚卿楊善等共謀復辟太監曹吉祥
蔣冕輩白　太后勑焉正月壬午黎明亨軏以甲
士入于南城毀門迎
睿皇復位王文于謙皆以大逆棄市始有貞猶豫張
軏楊善曰不殺謙等今日何名遂決或謂文與王
誠初謀謙未必知金牌勑符在　太后閣中未嘗

出也然　睿皇陷虜時也先以復駕爲名徑逼京
師謙使人謂之曰中國有君矣駕其毋復至大同
定襄伯郭登言亦如之矧謙總督軍務時行事自
專爲亨等所惡及駕復　上誥群臣有喪師辱國
有玷　宗廟等語實出內閣代言故謙文懷疑不
決以至於此然郭登雖犯　上怒憔削爵安置甘
肅而已使謙等早決大計亦未必誅也及襄邸來
朝　上禮待甚隆庚辰再朝錫賚愈厚其後世子
竟嗣王位始終親睦無間然則迎立之謀其實未
發益可知矣謙等之死亨軏寔爲之　上之盛德
曷嘗少累哉要之憲王跡語寔爲至論惜謙文循
輩見不及此

玉堂賞花

文淵閣右植芍藥有臺相傳　宣廟幸閣時命工
砌者初植一本居中澹紅者是也景泰初增植二
本純白居左深紅居右舊常有花自增植後未嘗
一開天順改元徐有貞許彬薛瑄李賢同時入爲
學士居中一本遂開四花其一久而不落既而三
人皆去惟賢獨留人以爲兆明年暮春忽各萌芽
左二右三中則甚多而彬　時呂原林文劉定之李

紹倪謙黃諫錢溥相繼同升學士凡八人賢約開時共賞首夏四日盛開八花賢遂設燕以賞之時賢有玉帶之賜諸學士各賜大紅織衣且賜宴因名純白者曰玉帶白深紅者曰宮錦紅澹紅者曰醉仙顏惟諫以足疾不升明日復開一花衆謂諫足以當之賢賦詩十章閣院官寮咸和彙成曰玉堂賞花詩集賢序其端謂昔韓魏公在廣陵時是花出金帶圍四枝公甚喜乃選客具樂以賞之盍以人合花之數也予今會客以賞花初不取合於花數盍花自合人之數也夫人合花數者係於人花合人數者係於天係於人者未免有意係於天者由乎自然雖然魏公四人皆至宰相豈獨係於人哉盍亦合乎天數之自然矣花歇於前而發於今且當復辟之初寔氣數復盛之兆所關甚大又非廣陵比也然不久諸學士中有從戎謫官者事見水東日記而不悉其詳故識之

馬恭襄殊錫

馬恭襄公景高昂河間之滄州人儀表俊偉聲音洪亮然無學術累官兵部尚書時宦者曹吉祥竊柄昂附之其嗣子欽冒奪門功封昭武伯驕恣狂

狠爲衆所惡昂特薦欽得管大營尋掌前府禁兵
天順辛巳秋虜酋孛來寇迤西　上命懷寧伯孫
鏜帥師禦之而以昂總督軍務吉祥自石亨誅後
久蓄異圖時以七月二日出師欽遂約其兄都督
鐸從兄都督鏞弟都指揮鉉謀入宮行逆約吉祥
爲內應并結韃官都督伯顏也先等數十人作亂
是日都指揮完者禿亮詣長安門告變夜二鼓宮
中聞變　詔侍直中官執吉祥以俟天曙四鼓欽
舉番漢兵犯闕撾殺錦衣指揮逯泉擊內閣學士
李賢傷首并執吏部尚書王翺於東朝房鐸率數
騎往西殺左都御史寇深斷傷廣寧侯劉安焚東
西皇城門及東華門朝臣潛散比曉王師始集
詔會昌侯孫繼宗將之鏜督諸軍先登恭順侯吳瑾
及諸將分道逆擊昂以精兵毀之自辰至午鏞敗
死瑾爲欽所殺相拒至酉斬鉉鐸於是欽入其家
溺井中伯顏也先等縋城以遁追獲之是晚
上出御午門吉祥等下御史獄伏誅籍其家以賞將
士論功加繼宗太保鏜進封侯昂太子少保仍掌
兵部自是　上寵待特厚賜金玉束帶繡金麟服
其餘銀幣玩器書畫禽鳥時鮮之賚歲無虛日衣

有號撒哈剌者雖勳戚不可得

上以賜昂可謂殊錫也巳初昂以鄉貢入太學選授鴻臚序班正統丁巳薦授御史巡按有聲癸亥行在刑部禁囚刼獄而逸尚書以下咸禁錮跡捕超陞昂右侍郎後以副都叅賛甘肅迄旨致仕景泰甲戌起督兩廣叅功至左都天順丁丑被論致仕及入見復留巡邊還理院事遂柄本兵至是有功得掩其薦欽之罪而復留掌部兩躓復起輙有奇逢君此人謂昂相貌有福云

萬祺禄命

程子曰三命律也五星曆也特人小用之耳予按三命以太歲爲主自天干地支納音三者取用禄馬貴人羊刃刼煞之類而審五行刑合生尅五星以身命爲主審生時所值七政四餘遲速合伏向背空實皆可斷吉凶辨貴賤世傳珞琭虛中沙滌斛斯琴堂諸書至元人徐子平始專日主增人元取用益闊而置納音不論矣南昌萬尚書祺少遇異人相之曰有僊骨否亦極貴因留一書與之乃禄命法也於是精研以卜公卿貴人多奇中景泰間以吏辨事吏部神其術拜鴻臚序班進主簿

景帝召見有言輙驗賜以白金綵幣及不豫有議召
襄藩者石亨以問祺祺曰　皇帝在南宮奚事他
求刻期復辟與徐有貞仰觀乾象合已而
英廟復位召見文華殿即日擢驗封主事甫七日進
員外郎無何進郎中石亨敗凡所引薦皆坐謫人
爲祺危祺自觀祿命謂無事言者論及　上果留
祺曹欽反執王忠肅李文達時祺在旁欽問之對
曰公勿負　國急宜以死上謝則自求多福又徐
謂曰尊翁碑文非李公筆邪公勿忘父欽俛首其
兄鐸曰萬君言是也欽遂揖王李二公退事平

上召二公及祺問遇賊始末甚壯之賜燕勞焉尋陞
太常卿累遷至工部尚書吾鄉順德張御史叔亨
泰嘗會祺于易州厰祺謂曰公位至八座即休當
歸祿十年且刻期當謝病歸後果如其言予亦喜
玩此術然求如祺之神奇竟莫能也

鵲橋僊

東莞方彥卿俊敏才博學最善戲謔作詩文走筆
立成座中屈服射詩釣韻用輟耕錄人鮮能之又
善意錢之戲用九錢分三行使人默識第云在某
行自右末綿左復自左上經右始中如之終則數

曰天人天地天天地人地地地天人人人地人天
無不看者又善拆字作謎如上不在上下不在下
不可在上且宜在下謂一字也木了又一口非杏
亦非呆勿作杏字說勿作困字猜謂極字也自餘
尤多每在讌席人樂近之天順癸未與予同會試
寓新安俞君玉家正月六日賀予縣弧邀往預賞
花鐙擘糟蟹薦酒戲贈予詞云草頭八足一團大
腹持螯笑向俞君玉花鐙預賞爲先生生日是新
正初六今宵過了七人八穀又七日天官賜福福
如東海壽南山願歲歲春盃盈綠借鄰寓予姓名

大笑曰予謂韻用日數何出予謝不知則曰出齊
東野語七夕以八終爲韻予忘之乎即朗誦曰鸞
輿初駕牛車齊發聽隱隱鵲橋伊軋尤雲殢雨正
歡濃但只怕來朝初八霞垂彩幔月明銀蟾更馥
郁香噴金鴨年年此際一相逢未審是其時結煞
且問優劣予曰比方殊欠俊耳君玉亦誦其鄉先
生方秋崖除夜小盡生日詞曰今朝廿九明朝初
一怎欠秋崖箇生日客中情緒老天知道這月不
消三十春盤縷翠春缸搖碧便泥做梅花消息雪
邊試問是邪非笑今夕不知何夕復問予對如前

始覺子指其姓名大笑浮白盡懽而罷詞盡鵲橋僊也

草馬骨羊

雲南越巂故地之西多薦草產善馬始生若羔歲中紐茲縻飲以米瀋七年可御日馳數百里世稱越巂駿見唐書西域人殺羊而食埋其脛骨舉杵堅築久之羔從脛骨而生臍未斷時馬傍踏振之即跳躍而起入饌肥腴最美其皮宜作書褥見吳萊淵穎集吾廣溫燖鴨鴨郊輒出雛或以東廣火焙鴨對西域骨種羊予謂不如草馬之尤奇也

妖僧扇亂

自中官崇尚釋氏爲奸宄逋逃藪妖書讖緯惑民扇亂正統間尤甚羅浮有景泰禪師卓錫泉宋唐庚作記可考也少監阮能鎮守吾廣信妖僧德存創寺於白雲山半求泰泉上指爲卓錫泉

景帝改元詔至即稱禪師出世僞立寺額遇　聖節輒爲賽會立天龍八部統領村民將欲謀逆人不敢言及能取田德存就擒禍變乃息予計偕北上過盧溝橋聞趙才興之事大率類此才興扶風人爲僧創黑塔庵自言知兵武功右衛百戶趙忠薦

于朝兵部送大同禦虜無功乃與廣通寺僧直海道人譚福通號三結義化緣修橋聚衆立天龍八部刻期稱帝作亂直海素與義男後衛百戶段旺毋張氏通媒其女妙果爲才與妻立爲后方舉兵爲官軍緝獲伏誅景泰二年四月也已而天台山僧帝能謀亂稱其明帝主亦建寺募衆與府軍前衛軍餘王斌同逆事覺能就橋斌得脫祝髮爲僧名悟直結庵於寢城之胡城山誘流民作亂建置百官稱帝改元立所淫女子王氏爲后攻掠傍近諸縣得數千人爲漢中府官軍所擒 上命誅斌及同謀者餘皆充軍天順元年四月也氣機垂戾愚民從逆如響斯應可謂異矣吳徵士與弼曰除去宦官釋氏乃成世道韙哉言乎

獄囚寃報

予鄉同年丙子解首梁僉憲景熙昉弱冠連第進士令蕭山登朝爲御史明敏善法律遇獄囚輒箠殺之惟妾一子夜見枷鎖數囚相謂曰且侮弄渠孩兒何如子倏不見明早得諸街上人家又數日景熙無疾忽見數囚近前扼其喉大叫數聲暴卒予聞永樂中刑部墨侍郎麟好折囚臂指後患瘡

腫臂指斷落乃死人命關天宜有冤報也

椓人妻

宣德中賜太監陳蕪兩夫人天順初賜故太監吳誠妻兩京第宅庄田見水東日記諸書予按高力士傳河間男子呂玄晤吏京師女國姝力士娶之玄晤擢自刀筆吏至少卿李輔國傳帝爲娶元擢女爲其妻擢以故爲梁州刺史朱子語類梁師成妻死蘇叔黨范溫皆衰絰臨哭由是觀之椓人有妻古今所同也京師人謂此輩男性猶在必須近女豈其然乎

雙槐歲抄卷第八